

潍坊历史文化名人研究丛书

主编 王振民

晏子 研究文集

齐鲁书社

晏子研究文集

主编 王振民

齐鲁书社

1998 年

潍坊历史文化名人研究丛书

晏子研究文集

主编 王振民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7.75 印张 360 千字

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200

ISBN 7—5333—0687—2

Z · 78 定价：26.00 元

潍坊历史文化名人研究丛书
编纂委员会

顾 问 郑金兰 鞠法昌 姜绍华 王承典
高玉清 李学勤 孟世凯 蔡凤书

主 任 王振民
副主任 韩明光 张洪全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马志强 王华庆 王纪刚 王坤宗
冯延生 孙敬明 张金良 杨金礼
单继瑜 范成仁 南学双 秦志功
徐衍进 徐保福 曹元启 曹旭辉
樊光辉 穆世生 戴维政

主 编 王振民
副主编 张洪全 孙敬明 杨金礼
编 辑 朱 英 田永德 盛治刚 张 继

序

我的家乡高密双羊镇郑公村一带自古山水灵秀，向多人文古迹。从孩提时代就听乡人们说晏子、郑玄等这些圣贤先哲的民间故事。清明时节，也时常随大人们去郑玄祠、袁绍墓、倾王冢、张良沟、韩信坝，乃至高密国遗址等处凭吊游览。高密国遗址就在郑公乡东南不远处，至今还残存着汉城墙、护城河，人们也不时地发现祖先们用过的劳动工具及生活用品。上学读书，每当读到对家乡名人的记载和描述时，就会从心底里涌动着一种无限的自豪情感。也许受其影响，在我上大学选择专业的时候，选择了文学，于是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近几年来，曾涉足中外文化比较研究，从中窥见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。中国文化的核心是齐鲁文化，齐鲁文化的奠基者，应当首推孔子与晏子，多少年来，这两位文化巨人，被人们传颂着，并对东方文化与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很早就想对潍坊的名人进行系列研究，但时机一直没有成熟。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与几个学者教授谈起此事，他们很以为然，积极支持这一课题的研究。潍坊乃齐国故地，历史悠久，文化渊源积淀丰厚，历代人才层出不穷，他们都曾为潍坊创造过许多业绩，留下了很多风流佳话。

古人说，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，以人为镜可以知得

失。研究古文化的目的，就是为了繁荣发展今天的潍坊。过去十多年里，我们着重对潍坊的民间艺术进行了挖掘和利用。风筝，仅仅供儿童们玩耍的一件小玩意儿，却给潍坊经济带来了莫大的效益，银线连四海，风筝传友谊，现在世界无处不知潍坊是世界风筝都了。潍坊的经济与文化建设也为之而腾飞。如果说风筝的研究和利用是开端的话，那么对地方名人研究和利用，将是一个飞跃和发展。学者们在谈及这一课题的时候，不无激动地说：这是一个壮举。我们研究的第一个地方名人是晏子。晏婴的政治经济思想，以及民为重、君为轻、社稷次之，法先王、行仁政、薄徭役的仕君治国方略，兼相利、交相爱，出使不辱使命的外交政策和节俭节用的廉政思想，直至在两千年后的今天，仍然产生着深远的影响。

历时一年，《晏子研究文集》即将出版，此集为潍坊历史文化名人研究丛书之首，作为晏子同乡晚辈的我，倡导和主编了这个集子，并得到了中国社科院、国防大学、西北大学、吉林大学、复旦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南开大学等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赞扬支持，纷纷写出了卓有成见的锦绣文章，为历史的研究、为潍坊的经济建设、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。在此，我谨向他们表示感谢，并向大家推荐这本好书。

王振民

1997年6月9日

目 录

序.....	王振民(1)
《晏子》研究二题.....	李学勤 (1)
晏子思想的现代价值.....	姜国柱 (11)
晏子·《晏子春秋》·超越儒墨	刘宝才 李仙娥 (30)
《晏子春秋》与晏子思想.....	刘式今 (41)
晏孔异同论.....	吕文郁 (55)
晏子与孔子天命鬼神观之比较研究.....	冯 潇 (78)
晏子的经济思想	叶世昌 童 丽 (156)
晏子理财思想研究	陈光焱 熊良春 (164)
论晏婴的廉政思想和事迹	李永先 (175)
晏子节俭思想及其现实价值	史延庭 (196)
晏子的廉政思想与崇高品格	刘安泰 (202)
论晏婴的政治实践	宣兆琦 尹宗基 (217)
晏婴治国方略刍议	林永光 (230)
晏子研究与精神文明建设	宋玉顺 康仲彩 (244)
浅谈《晏子春秋》中的孔子论 晏子	方子玉 曹俊霞 张 亮 (252)
晏子思想渊源探略	王 超 张 继 (257)

从当今我国的成功外交看晏子的 外交政策策略和风格	张锦良	(272)
晏婴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简析	李宏生 李 伟	(284)
晏子与燕、齐邦交	陈 平	(294)
晏子的外交思想	陈东霞	(303)
论晏子以民为本的“治国方案”	冯 潇	(310)
晏子所处时代背景及事君恤民 思想试析	郑洪春	(381)
谈晏子的爱民主张与墨子的民本 思想	沈长云 白国红	(388)
孔、晏民本思想的深层思考	刘玉明 黄 娜 马洪喜	(401)
晏子爱民思想简论	齐姜红	(423)
简论《晏子春秋》中的爱民思想及其 事迹	盛治刚	(431)
论晏子和齐文化	安作璋 高广政	(448)
东周齐国彩绘陶初探	靳桂云	(460)
从汉画像中说晏子	蒋英炬 蒋 群	(474)
读两周金文札记——晏子世家小考	孙敬明	(487)
晏子简评	李恩昌	(496)
晏子年谱	赵金炎	(516)
后记		(560)

《晏子》研究二题

李学勤

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属于汉武帝早年的墓葬里出土大量竹简，其中有《晏子》，材料公布以后，激起学者们对《晏子》一书的关切和讨论。此次《晏子研究文集》的辑集，必多鸿文，推进《晏子》各方面的研究。我这篇小作，只想对两个有关问题陈述陋见，敬希方家赐予指教。

一、《晏子》与墨家

《晏子》自刘歆《七略》列为儒家，见于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正义所引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因之，且为《诸子略》儒家之首。至唐代，柳宗元撰《辩晏子春秋》，提出应改列于墨家，他说：

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。墨好俭，晏子以俭名于世，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，以增高为己术者。且其旨多尚同、兼爱、非乐、节用、非厚葬久丧者，是皆出墨子，又非孔子、好言鬼事，非儒、明鬼又出墨子。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，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，此甚显白者。自刘向、歆，班彪、固父

子，皆录之儒家中，甚矣数子之不详也。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，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，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。非晏子为墨也，为是书者墨之道也。^①

随后学者从其说者甚多。直到三十年代辑印的《诸子集成》，竟把《晏子》干脆列在墨家。

反对柳说的人当然也有，影响最大的是清代孙星衍《问字堂集》所收《晏子春秋序》：

善乎刘向之言：其书六篇，皆忠谏其君，文章可观，义理可法，皆合六经之义，是以前代入之儒家。柳宗元文人无学，谓墨氏之徒为之，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文献通考》承其误，可谓无识。晏子尚俭，《礼》所谓“国奢则示之以俭”，其居晏桓子之丧尽礼，亦与墨子短丧之法异。《孔丛》云：“察传记，晏子之所行未有异于儒焉。”儒之道甚大，孔子言儒行有过失，可微辨而不可面数”，故公伯寮愬子路而同列圣门，晏子尼谿之阻何害为儒？且古人书，外篇半由依託，又刘向所谓“疑后世辨士所为者”，恶得以此病晏子？王鸣盛《蛾术编》等所论大抵相同，详见吴则虞《晏子春秋集释》附录四《有关晏子学说学派讨论》^②。

柳宗元之说可能是受《孔丛子》的影响。《孔丛子》中传为孔鲋所作的《诘墨》篇，所评都见于《晏子》，因而宋代薛季宣作《晏子春秋辨》，指责柳宗元为“掠美瞽世”^③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值得在这里作一考察。

《诘墨》系《孔丛子》第十八篇，宋咸注云：“墨翟著书，诬称孔、晏之事，故孔鲋诘辨之。”篇中引文九条，

均冠以“墨子称”或“墨子曰”，“墨子”当是书名。其前五条都是撮引《墨子·非儒下》，各条的顺序也和《非儒下》一致。

应该注意的是，《诂墨》批评《墨子》，仅由孔子与晏子关系这一点着眼，对《非儒下》前半与晏子事迹无涉的部分并未置评，也不提及现已佚失的《非儒上》或《墨子》其他篇章。

《非儒下》记述孔、晏之事各条，有一条见于今传本《晏子》，即第二条“孔某之齐见景公，景公说，欲封之以尼谿”，这段文字大体同于《晏子》外篇第八即“不合经术者”的第一章《仲尼见景公，景公欲封之，晏子以为不可》。但景公欲封孔子的地名，《非儒下》作“尼谿”，《晏子》则作“尔稽”，银雀山简有此章，也作“玺稽”。《孔丛》亦作“尼谿”，显然来自《墨子》而不是根据《晏子》。

《晏子》这一章以“仲尼乃行”作结，《墨子·非儒下》则有“孔某乃恚，怒于景公与晏子，乃树鸱夷子皮于田常之门”云云许多文字。银雀山简《晏子》仍作“中（仲）泥（尼）□去”，虽与今传本有异，意思是一样的。按前人已指出，吴国之亡在孔子卒后六年，其后范蠡适齐，更名为鸱夷子皮，孔子树他于田氏之门是不可能的。《非儒下》所说，大概是墨者之徒所增益。孙星衍说这些话“疑本《晏子春秋》，后人以其诋讥孔子，乃删去其文，改为‘仲尼乃行’四字”^④，是不对的。

《孔丛子·诂墨》所撮引还有三条，不见于今传本《墨子·非儒下》，而见于《晏子》外篇第八，即其第六章《仲

民相鲁，景公患之，晏子对以勿忧》、第三章《仲尼见景公，景公曰先生奚不见寡人宰乎》和第四章《仲尼之齐，见景公而不见晏子，子贡致问》、第二章《景公上路寝，闻哭声，问梁丘据，晏子对》。《诂墨》有一些异文，同时把《晏子》外篇第八的三、四章视为一章。《诂墨》这三条上均有“墨子曰”，可知当时《墨子》有这三段文字，可能是后来脱失了。

《墨子·非儒下》为什么收入这些孔、晏事迹的记载？毕沅曾提到，《非儒下》没有“子墨子言曰”字样，是“门人小子臆说之词”吴毓江云：“此篇所举或琐细，又无‘子墨子言曰’，与《尚贤》等有上中下三篇者亦不同，明非尽本墨子。自‘以所闻孔丘之行’以下，与上文就事立论者显然有别，不类一篇文字，疑经后人补缀窜乱，非墨书之旧也。”^⑤按篇文“以所闻孔丘之行”以下，就是孔、晏事迹，足见这些事迹是援引来作为孔子之行的例证的。“以所闻孔丘之行”等句，既以结上，又以启下。

《非儒下》确实不是墨子本人的作品，至少不全是他的手笔，而是其徒裔编录而成。墨者采集《晏子》中与他们的观点符合的内容，附于篇后。他们所见的《晏子》，有些是刘向、歆父子不及见的，从而未能收入传世本《晏子》。

墨家推崇晏子，在《晏子》书中有明确证据，这便是柳宗元讲到的“墨子闻其道而称之”。按《晏子》有的章末附有议论，例如：

君子曰 见内篇《问上》第一章，《杂上》第十二、第二十四章，《杂下》第二十一章及外篇“不合

经术者”的第十五章；

仲尼闻之曰 见内篇《杂上》第十六章；

墨子闻之曰 见内篇《杂上》第五章。

大家知道，类似的议论在先秦书籍中屡见，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谷梁传》、《礼记》。《左传》中的“君子曰”，宋人林黄中、清人刘逢禄、皮锡瑞等以为刘歆所附益，杨向奎、郑良树两先生已有专文驳正。他们还证明了所谓“君子”有的是与史事同时的人，有的是后世之人，后者包括孔子以及《左传》的作者，证据坚强，殆无疑义。”^⑥长沙马王堆帛书中一种被整理者称作《春秋事语》的书，也有类同的体例。

《左传》等书都出于儒者之手，所记议论多属孔子及其徒裔，《晏子》则有一条议论属于墨子：

景公与晏子立于曲潢之上，晏子称曰：“衣莫若新，人莫若故。”公曰：“衣之新也，信善矣；人之故，相知情。”晏子归，负载使人辞于公，曰：“婴故老耄无能也，请毋服壮者之事。”公自治国，身弱于高、国，百姓大乱。公恐，复召晏子，诸侯忌其威而高、国服其政。田畴垦辟，蚕桑葵收（牧）之处不足，丝蚕于燕，牧马于鲁，共贡入朝。墨子闻之曰：“晏子知道，景公知穷矣。”^⑦

查齐景公之卒在周敬王三十年、鲁哀公五年，即公元前490年，其时墨子未生，所以墨子的议论显然发于事后。这项议论，一方面说明墨子思想有与晏子共通处，故许晏子为知道，另一方面也暗示《晏子》的传流者同墨子有某种联系。

把上面所述合起来看，墨子曾称颂晏子，墨子之徒又采取《晏子》文字，附入《非儒下》篇，《晏子》和墨家关系可谓密切。但晏子其人及《晏子》其书究竟不属墨家，《孔丛子·诘墨》以及反驳柳宗元的一些学者都已经解说清楚。先秦诸子的家派本来也不是那样界限分明，当另文详论。

二、论外篇不合经术者

银雀山简《晏子》，和好多简帛书籍一样，是一种节抄本，故仅存十六章，但这个发现为研究《晏子》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很重要的新论据。

今传本《晏子》书首保存有刘向叙录，详述他当时编定此书的情形：

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：所校中书《晏子》十一篇，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讎，太史书五篇、臣向书一篇、参书十三篇，凡中外书三十篇，为八百三十八章。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，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。外书无有三十六章，中书无有七十一章，中外皆有以相定。中书以‘天’为‘芳’，‘又’为‘备’，‘先’为‘牛’，‘章’为‘长’，如此类者多，谨颇略榘（筭），皆已定以杀青，书可缮写。

同刘向一道整理《晏子》的是杜参，其著作有《博士弟子杜参赋》二篇，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颜师古注言：“刘向《别录》云：‘臣向谨与长社尉杜参校中秘书’，刘歆又云：‘参，杜陵人，以阳朔元年病死，死时年二十馀。’”^⑧他曾

随刘向校过若干书籍，见《北史·樊逊传》。阳朔元年系成帝年号，即公元前24年，可知《晏子》的编定在成帝早年。

刘向、杜参的工作是很仔细的。他们整理的《晏子》，将中书、外书四种本子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内，共编成八篇二百一十五章，今传本正是这么多篇章^⑨。

叙录又说：

其书六篇，皆忠谏其君，文章可观，义理可法，皆合六经之义；又有复重，文辞颇异，不敢遗失，复列以为一篇；又有颇不合经术，似非晏子言，疑后世辩士所为者，故亦不敢失，复以为一篇。凡八篇，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，谨第录。

刘向等所定《晏子》为八篇。《史记·管晏列传》正义引刘歆《七略》云七篇，当如清孙星衍《晏子春秋音义》所论，是把刘向编定的后两篇合而为一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仍列八篇，乃据刘向原本。

今传本《晏子》一般分为内篇、外篇。内篇《谏》、《问》、《杂》各有上下，合共六篇；外篇则为“重而异者第七”和“不合经术者第八”。这种划分，虽未必是刘向时原有，但显然系本于叙录，而且是现在可知的最早本所已有的。外篇在叙录中受到贬抑，特别是第八篇被指为不合经术，疑是后世辩士所为，历代学者多加否定。该篇一共有十八章，不少传本或有脱缺，例如明黄之案本无第七至第十三章，杨慎评本无第七、十一、十三、十四章，清吴鼐本无第十、十一、十三、十八章^⑩。这一篇是否可信，能不能同其他篇相提并论，很值得讨论。

让我们先看一看，这十八章为什么被剔出，怎样是“不合经术”。

这个问题，叙录并没有详细解说，而所谓元刻本则在章末作了说明，可以认为是对刘向本意的一种推断。其所列举的理由，大体不妨分为四类：

首先是对孔子不敬。该篇已将这类五章排在一道，即篇内的前五章。元刻本在第一章末注称：“此并下五章皆毁诋孔子，殊不合经术，故著于此篇。”汉人所云经术是指儒经，自然要尊孔。讥评孔子，即不合经术，容易理解，用不着深论。

第六章《仲尼相鲁，景公患之，晏子对以勿忧》，晏子赞许孔子，同时设计“阴重孔子，设以相齐”，在孔子失意于鲁的时候，反拒而不纳，以致孔子困于陈蔡。元刻本注云：“此上五章皆毁诋孔子，而此章复称为圣相，设相齐以困孔子，似非平仲之所宜，故著于此篇。”章文认为孔子落入晏子设计的陷阱，实际也是对孔子的毁谤。

其次叫做“无以垂训”，包括第七、八、十、十二等章。从传世《说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列女传》，不难知道刘向强调著作的道德意义。如果不符合当时的道德标准，没有教训世人的作用，便是“无以垂训”了。第七章晏子答有臣而强，以汤为例，云弑其君；答有兄弟而强，举桀为例，云亡其兄^①，至少汤的例子有问题。第八章景公请晏子发愿，到第三愿竟说出“有妻而可去，有子而可怒”，也有问题。第十章田无宇讥笑晏子：“位为中卿，田七十万，何以老为妻？”虽受到晏子反驳，元刻本注仍认为“陈（田）无宇虽至凡品，亦未应以是诮晏子”。这些都有

违道德准则。至于第十二章，晏子主张“拒欲不道，恶爱不祥”，以及景公后来的表示，更为当时道德规范所不容。

第十五章《庄公图莒，国人扰，给以晏子在，迺止》，元刻本注云“特以晏子而给国人”，这也可以说是有失道德标准。

第三类名为“义无所取”。第十三章《景公谓晏子东海之中有水而赤，晏子详（佯）对》，元刻本未注云：“此并下一章语类佯〔优〕而义无所取”。景公提出虚假的问题，晏子给以虚假的解答，这和第十四章《景公问天下有极大极细，晏子对》一样，都没有什么值得吸取的教训。“无以垂训”指在道德上有所违反，“义无所取”则指缺少积极的意义，二者近似而略有不同。

最后，第十六至十八章，元刻本注云：“皆晏子歿后景公追怀之言，故著于此篇。”

在这四类理由中，前两类是主要的。由此可知，所谓“不合经术”，实际就是违背当时居主导地位的儒学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。元刻本注所说，应该是近于刘向本意的。

令人感兴趣的是，银雀山简《晏子》虽仅有十六章，却含有今传本“不合经术者”中的两章，即第一章和第十八章。看来《晏子》原书并不那么合于汉人推崇的道德标准，这可以作为《晏子》形成较早的一项证明。这些章文的剔出，甚至在后世的传本中脱失，乃是从儒学道德标准衡量的结果，不能据以判定其来源有什么疑问。

注释：